

几度
春寒

肖喜光



责任编辑：施浩祥

封面设计：周志武

几 度 春 寒

肖 熹 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09,000

1991 年 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500 册

ISBN 7-5321-0608-x/I·484 定价：3.75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留学生悲欢离合的长篇小说。

本世纪 40 年代末期,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我国青年章望和郑丽两情缱绻,相誓要结为终生伴侣,可父辈造成的两家冤仇,把他俩活活拆散了。

新中国建立不久,章望回到祖国北京,为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才智。他结识了自美返国的罗淑华,互相爱恋,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他们尝到的是苦涩后果。这以后,章望在风云变幻中命运多舛,直至将近花甲之年,过去在巴黎相识、现侨居国外的郭华,因爱慕章望而来国内寻访他,并向他表露了愿结伉俪的心迹,章望也深爱郭华而想成立家庭结束自己晚年的孤独生活,但权衡再三,因怕自己的境遇将会影响郭华的幸福,毅然割断情丝,有情人终于未成眷属。

小说所及的地域极广,除法国巴黎、我国北京外,对英国伦敦、莎士比亚故居、美国旧金山等地的人情风貌,都有真切动人的描绘。作品风格恬淡隽永,娓娓道来,耐人咀嚼,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目 次

1	序幕
10	一 1948年除夕,在巴黎
24	二 林园之春
37	三 饯别
51	四 卢森堡公园
64	五 贫民窟与裸体舞
79	六 两种抉择
94	七 旧金山悦宾楼
102	八 但愿远离非永别
117	九 爱与仇
131	十 最后通牒
142	十一 伦敦纪游
157	十二 告别巴黎
170	十三 1954年除夕,在北京
188	十四 第一次创作
203	十五 爱情在哪里?

221	十六 粉笔生涯
237	十七 这都是为什么?
251	十八 家庭
265	十九 预感之中和意料之外
279	二十 奇遇
295	二十一 太平洋彼岸,大巴山上
312	尾声

序 幕

章望的至交好友罗荪，现为伦敦一家中国大餐馆已故江经理的女婿，在伦敦执行律师职务。他学的是政法，最后在牛津大学毕业。他虽然出生于澳大利亚、并从1946年起就一直生活在英国，但他究竟是中国血统，中学和大学且都是在中国念的。故近年来他特别思念祖国的亲友，这指的是他的继母罗老太太和他的同父异母妹罗淑华以及他的挚友章望。他估计罗老太太可能已去世，但罗淑华和章望也许都健在。章望1954年回国后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但信中只字未提章望和罗淑华相爱之事，这使罗荪不免失望。章望在海外失恋，罗荪曾甚为痛惜，故以间接和心照不宣的方式使章望回国后和罗淑华见了面。如果他们真是一对有情人，且终成眷属，这对罗荪来说，一方面尽了朋友之谊，另方面也尽了兄妹之责，尽管他和这位同父异母妹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已濒破裂。但这些都是40年以前的事了，虽不能说完全忘却，究竟已十分淡薄。还是血缘关系常存，且年轻时的友谊也难断衰。

罗荪近年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过章望和罗淑华的下落，虽毫无结果，但他并未灰心，仍多次来到香港。最近一次是1986年初，他住在九龙染布房街他姑妈家。这条街比较偏僻，

但这不妨碍他去香港繁华地区走亲访友，打听情况。忽然有一天，他在香港《明报》上看到一篇特写，其中有如下的两段话。

港版圖書在京展銷五周售出廿伍萬圓。《出國人員英語會話》最為搶手。

近期國內出版的暢銷書，則以一本《出國人員英語會話》為其中佼佼者。

过后不久，罗荪又在朋友处看到北京出版的《教育报》上有一篇题为《教育工作者的楷模》的报道，写的正是章望教授的情况。文中除记述章望的先进事迹外，并提到《出国人员英语会话》一书也是章教授主编的，该书并被广播电台选为广播教材。

罗荪先后看到这两则消息后，不禁大喜若狂。他这种喜狂，据我们分析，主要是由于章望还活着。

罗荪立即购了CAAC的班机票，于1986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飞抵北京。他初下榻于友谊宾馆，后改住在德外祁家豁子章望家。

章望住的是高研楼，占有一个独立单元。除厨房和盥洗室外，有三间房。一间16平方米，为起居室；另一间15平方米，用作卧室和工作室。还有一间，11平方米，常锁起来；罗荪现在就安顿在这里。

不仅是罗荪，凡是留心观察的人，第一眼就能看出，章望现在还打着单身；且各种迹象表明，他还是从单身宿舍搬来这里的。在他那间15平方米的房里，有一张双层的铁架单人床。

下铺的被褥床单等物虽然显得破旧，但很干净。上铺叠放着两个大衣箱：底下那个是铁皮的，铁皮上的漆大部分剥落；上面的那个帆布箱也有多处残破。前者是1946年章望出国留学时在上海买的，专用来存放西服，本应立放，现在却平摆着。后者是巴黎式样，似乎是女用之物。在大衣箱后面，有一个绿色大帆布袋和一个更大的麻袋，里面装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箱和袋的旁边还空荡荡地摆了一把小提琴。

此外，室内有三屉中号旧书桌一张，旧藤椅一把，书架两个。书架是新买的，一个摆的是法文文学书籍。比如《莫里哀全集》，卢骚的《忏悔录》、《爱弥儿》，大仲马的《三剑客》，小仲马的《茶花女》，歌德的《浮士德》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另一个摆的是英国文学书籍。比如《莎士比亚全集》，狄更斯的《尼古拉·尼克尔贝》，密尔顿的《失乐园》，肖伯纳的《人与超人》。这些外文书籍没有一本是完整的，大部分被撕破过，后经精心修补，才勉强可读。有的被扔进过水里或火里，被火烧过的残页实际上已失去使用价值。

在那间16平方米的起居室内，新购置的两套沙发（两张单人坐的，一张四人坐的），连同两个小圆桌却几乎占去房间北面的大部分。在房间南半部的西南角有一张四屉的大号办公桌，桌上摆着外文打字机一台和三洋手提收录机一台。与之毗连的，左边是书柜，右边是酒柜。酒柜上有台20吋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这间房有时还用作餐室，章教授就是在这里和他的好友罗荪进餐的。

章望虽年过六旬，但看上去顶多不过50岁。他身材高大，并不魁梧，显得清秀。他的脸形像女人，双眼皮，两道乌黑的

眉毛，两颊红润丰满，笑时显出两个小酒窝。特别是他那双眼睛：多情、聪颖、坦率、正直。

所以罗荪一看到章望时，就说他一点也没有变，并感到很吃惊。

但更使罗荪感到吃惊的却是北京城的变化。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京，罗荪的认识多半来自报纸的报道和朋友的谈论以及他本人的老皇历。且对他这个社会主义祖国和其首都，他一向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的。尽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犹如旭日东升，在海外大部分华侨心目中，已深深地打下了祖国像巨人一般站起来了的烙印；又尽管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已掀起了一个振兴和崛起的局面；但10年“文化大革命”在海外华侨心中所造成的反面影响和隐忧，却不是一年半载即能完全抹掉和磨灭的。

不过，心灵上的伤痕和疮疤，如果不是亲受者，还是容易被现代化的沥青和混凝土所遮盖。罗荪来到北京后却不由得为中国的现代化迷住了。古老的北京城，现在到处是高耸的建筑物和大旅馆，到处可以听到建设工地所发出的隆隆声和见到巨大的起重机臂在高空摆动。

罗荪在章望的起居室坐定，没有寒暄多久，即脱口说出下面的话。

“正如俗话所说：‘今胜于昔’。”接着他又朝章望说道，“但40年来你却没有怎么变！这是为什么？”

罗荪想起：1954年章望既未去美，也未赴台，而是回到了中国大陆。他现在虽然还活着，但不得志。跟他在美和在台的

一些同学朋友比起来，他太亏了，理应服输。奇怪的是，章望并不服输。他的体魄气概仍不减当年，他还是30多年前在巴黎时的那个样子，外交家的风度，文学家的气质。

“我的老同学，”年过花甲、长得浓眉大耳的罗荪不由得以低沉的声音问起章望道，“你知道你在台湾和美国的那些老同学和老友的情况吗？在台湾的，有的做了部长、次长，有的做了中央银行总裁、经理；在美国的，有的成为红学专家，有的是享有国际盛誉的学者、教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你那位高中同班同学、大学同期、堪称密友的李元簇，他担任过司法部长，现在可能出任国防部长。对此你有什么感慨和感想吗？”

“我没有什么感慨，倒有些感想。李教授如果真出任国防部长，我倒要给他写封信。”

“想劝和吗？”

“不。我只是一方面作为老友叙叙旧情，另方面作为平民试探一下他对国共再度合作的看法。”

“你如果读过《三国演义》，应该知道蒋干过江会见周瑜的故事吧？”

“此一时彼一时也。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一国两制，台湾究竟只是中国的一个省。”

上面的谈话是1986年2月7日在章望的起居室进行的。罗荪和章望本拟火速去陕西咸阳访刘铮和王曼华，打听罗淑华的下落以及周二姨的情况，无奈翌日（8号）就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他们只好在北京过完年再说。章望近年来过年，总是一个人。一个老单身，就怕过年过节，因为在这种时候，更容易显得孤独。但今年这个年却必须过得热热闹闹的。

章望于是请了七个青年学生，男四女三，还有一位法国留学生。这样，加上罗荪，主客正好 10 人。女生中有两个是苏州人，很会做菜，今晚的饭菜就由她们两人包了。既逢佳节，又值款待贵友，加上酒菜十分丰盛可口，故主客无不尽兴痛饮，自然是个个酒醉饭饱。且电视屏上笑声盈耳，歌舞频现，故这间起居室始终洋溢着一种歌舞升平的欢乐气氛。忽而主人将电视关掉，拟自己组织节目。先由一个苏州女学生唱了一段越剧，算开了个头。接着主人却提议要罗荪唱一段京剧，点的是裘派的《盗御马》。

“我不会唱。”罗荪断然说道。

“你瞒不过我，你在重庆念大学时，多次登台表演过。”

“我唱过《盗御马》，但不知道裘派是怎么回事？”

“啊，对不起！裘派指的是裘盛戎派，有‘十净九裘’之说。可能你当初在北京学唱京戏时，还没有裘派。”

“我唱可以，但得有人给我拉胡琴。”

章望眉头一皱，立即敲了邻居的门，把老王请了过来。

罗荪唱了《盗御马》，接着又唱了《探皇陵》，声音洪亮，有金少山唱腔韵味。

此时门里门外都挤满了人，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都眼巴巴地望着这位身穿西服、外国人模样的陌生朋友。他的京剧唱得那么纯正，掌声竟响彻屋内和走廊。

“看来，你 1946 年去伦敦后，不是没有唱过京剧？”

“唱过几次。在索合(Soho)。那里有几个老北京，但他们爱唱《四郎探母》之类的段子。”罗荪回答道。

“这么说来，你是一个老北京，这点你是抵赖不掉了。”

“倒可以这样说，北京是我的自然故土，伦敦却是我的因袭故土。”

继而罗荪则要求章望小提琴独奏，大家没有反应，因为大家从没有听到章望拉过提琴，也不知道他家里有提琴。

“你们要知道，”罗荪大声说道，“他不但在重庆念大学时多次登台表演过，在巴黎一些沙龙里也常能听到他的小提琴独奏。”

大家一阵鼓掌，章望无可奈何地去隔壁房间取来他的提琴，琴盖上是厚厚的一层尘土，拉弓和琴弦都处于十分松弛的状态。章望费了好一阵工夫，才把音调好而拉起了舒曼的《梦幻曲》。提琴声起，全场寂然；曲子虽短，感人颇深，连站在门口不谙音律的那些家庭妇女和小孩，都出神地听着。原曲固然是千古名作，但关键还在于演奏者善寄幽思于琴声。可不是吗！琴声刚落，在演奏者本人眼里也噙着眼泪。对此，大家却不免愕然。罗荪虽然意识到其中的辛酸，但并不具体知道是怎么回事。

接着是一阵深邃的沉默。

时间已晚，男生中有人提议要小陈和法国留学生玛格丽特小姐唱支歌，来恭贺贵宾罗荪在中国欢度春节以及主人章教授新春快乐。小陈和玛格丽特两人欣然答应了。

小陈是归国华侨，他母亲是音乐学院的讲师。他虽然学的是法语专业，毕业后很可能改行去从事音乐工作。玛格丽特是法国巴黎人，她是来中国学中国文学的。她和小陈他们并不是同校同学，但都认识。因为章教授曾在巴黎生活达六七年之久，故她常向他求教，并来家做过客。

他们唱了威尔狄的歌剧《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小陈扮演阿尔弗莱德，玛格丽特扮演薇奥列塔。

当小陈唱起“让我们高高举起欢乐的酒杯，这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时，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唯独章望感到怅然。当小陈唱到“青春好像一只小鸟，飞去不再飞回”、玛格丽特唱到“好花凋谢不再开，青春逝去不再来”时，大家又看到章望眼里竟噙着眼泪了。最后当小陈唱起“美满生活要爱情”、玛格丽特接着唱出“世上知情者能有谁”时，要不是那时已是零点、窗外鞭炮噼哩啪啦的声响震天，章教授眼中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挤在屋内和门口的人散去，学生们终于告了别。他们在路上大声议论着，都在猜罗荪中国之行的目的究竟何在，并觉得章教授今晚竟两次噙着眼泪，其中必有隐情。

是的，其中确有隐情，且讳莫如深。

现在只剩下罗荪和章望两人静坐在起居室。院内院外鞭炮的巨响打破了周围的宁静，却丝毫没有驱散这室内的死寂。章望呆若木鸡地坐着，罗荪噗噗地喷着烟斗，座钟则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12点半、1点……章望和罗荪好像都在回想什么。俄而章望心思重重地走到隔壁的卧室，取来一本相册和一份小说稿，默默地将它们摆在罗荪的茶几上。随即又去卧室取来两床被子和两床毯子，一份自用，一份递给罗荪。因为多喝了点酒，加上疲乏，章望不多久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罗荪先看了那本相册，相册的式样很别致，显然是法兰西制品。但他翻了几页，并无照片，只有一些贴过照片的遗痕。且有些相页被撕得七零八落，相册的主人却从未对它们进行

过精心的修补。相册内虽无任何照片，但贴了两小片剪下来的报纸。

在一份剪报上，有一行新闻标题：《美籍华裔青年歌唱家郑小丽来华演出》。

在另一份剪报上，却有如下的记载。

美籍华裔女歌唱家郑小丽从小就受到她母亲的教育熏陶。她母亲郑丽是一位歌唱家，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对音乐和文学都有较深造诣，不幸抑郁而死。死时不过 33 岁，那时郑小丽才 4 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记载中，有郑丽字样处都被剪报人用墨笔框了起来。且在该记载下面的空白处题了一首诗，但字迹小得难以辨认。

海外姻缘等烟云，负心原是断肠人。

巴山夜雨空淅沥，幸有遗音传友情。

1975年于大巴山

罗荪沉思了半晌，遂将相册合上，如饥似渴地去翻阅那份小说稿。

— 1948 年除夕，在巴黎

无论你住在巴黎市区的什么地方，你只要乘上地铁到了凯旋门，再往东顺着一条小巷步行 10 多分钟，就可以找到浮桑戴喜路。如果说巴黎是一个艺术家的城市，浮桑戴喜路则更具有这一特色。特别是夏天傍晚，你不妨陪着你的丈夫或妻子，或者什么朋友，或带着你的儿子或者孙子在这里走走。两旁成荫的梧桐和白杨树衬托着西斜的太阳，加上如茵的街心绿草地以及草地中的各色花坛，会使你觉得这里不是街道，而是花园。再抬头看两侧，那各式各样的建筑物，那隐约可见的、宅前屋后的大小花园，你可以看到蝴蝶和小鸟在飞翔；你可以嗅到青草的气息和花香。尤其是你可以听到远远近近的钢琴和提琴声。琴声的余音伴着风声掠过树梢、屋顶，而其回响却若断似续地传到每个步行者的耳边。你们要是一对青年人，散着步在谈情说爱，那它就是最好的伴奏。啊，太美啦！这简直是一首璀璨的诗篇，一幅瑰丽的图画和一部绚烂的乐章！你知道谁住在这条街上吗？程浩夫妇和他们的侄女郑丽。

他们住在这条街的 101 号。101 号实际上是一栋二层楼的整个第一层，一进它的门，你可以看到一溜约 2 米宽 25 米

长的过道。过道内除进口处的衣架外，别无他物。你如果踏过过道半旧的地毯往前走 10 米，进右边的门，那就是客厅。客厅和过道一般长，但宽为 10 来米。客厅中央有盏古色古香的大吊灯，地板铺上八成新的地毯。有三套沙发错乱地摆在客厅的前半部，在前半部的中间离壁炉不远处有张长方桌，周围摆了五六把椅子。在客厅的后半部，摆有一架钢琴、一台竖琴和一把大提琴。钢琴和竖琴旁边还有小圆凳之类的东西。客厅四壁悬挂着著名油画，比如由路易·大卫画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和热拉尔画的《亨利第四进入巴黎》。它们当然均非真品，因为它们的原作都是稀世之宝。

据说这栋楼的房东很崇拜拿破仑。他常对人说：“法国现在需要的，既不是戴高乐，也不是多列士，而是拿破仑。”

客厅的地板全是木头的，都油漆过，上过蜡。要是把地毯撤掉，在地板上再打层蜡，就可以举办舞会。大概这房屋原来的主人是在这里举行过不少舞会的。但看样子，它现在的主人，不仅目前，就是将来，也不会凑这种热闹。不过，论好客和讲风雅与排场，它现在的主人似不亚于它以前的主人。

你不妨走出客厅，再踏着过道半旧的地毯往前走 10 米，进左边的门，那就是餐室。餐室长宽各约 7 米，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中间摆的是长方形的餐桌，是由两个长方形的桌子拼起来的。餐桌上覆盖着洁白的桌布，周围摆了 10 多把椅子。在餐室的南北壁各挂着一幅中国画。一幅是齐白石画的桃，系原作；另一幅是郑板桥画的兰竹，非真品，上有郑板桥的题诗：“日日红桥鬪酒卮，家家桃李艳芳姿。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

餐室还有南北两扇门。北门通往程浩的书斋和他们夫妇的卧室以及郑丽的闺房。南门通向厨房，厨房外有个小花园。小花园约六七十平方米，小巧玲珑；可惜布局杂乱，有些荒芜。其中倒有几盆名贵植物，如紫藤、锦松、黄金柏。法国盛产葡萄，这个小花园还是那个由几株葡萄树沿着圆形支架蔓延交织而成的凉亭最引人入胜，特别是在夏天。

老是说夏天，但今天是1948年除夕，是冬天。既然如此，我们却不妨对此时此地的冬天略说几句。

巴黎的气候赶不上中国的昆明，不像昆明那样几乎四季如春。但它的冬天似比重庆和南京都好过。至于我国往北的西安和北京，那就要比它冷多啦。因此，今晚去程浩家的客人不会有戴皮帽和穿皮大衣的。

不但巴黎，整个法国的气候一般说来是温和的。特别是法国南部，你几乎整年可以在那里过得很舒服，但在法国北部，却不免常有严寒的冬天。

闲话少说，我们还是来看看今天晚上程浩家的餐室吧。

主人程浩和女主人程夫人郑娟坐在餐桌的两端，或者说上下席。坐在程浩右边的是他的挪威好友、UNESCO同事奥拉夫博士。他左边的席位空着，林语堂博士因事还没有到。坐在郑娟左边的是郭子游夫人，右边是郭子游的女儿郭华。程浩的好友、UNESCO的文化专员郭子游和章望对坐，程夫人的法国朋友和学生克莱蒙小姐则和郑丽对坐。奥拉夫博士跟林语堂博士一样，是位语言学家，英文很好，也能说法语。程氏夫妇、郭氏夫妇以及郭华都习惯于说英语，也说汉语，但都不太懂法语（郑丽的法语也不好）。能说法语的只有克莱蒙小姐和